

# 六角钱和二斤粮票

1959年10月,为了帮助各大队增产增收,张家口市万全县孔家庄公社派出一批干部深入到各大队蹲点。按照县委、县政府的指示精神,凡是到各大队下乡的干部都要吃派饭,干部的一日三餐要轮流到社员家里吃。干部们与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从而增强干群关系。

一天下午,我正在院子里玩,母亲把我叫到身边叮嘱道:“今天公社干部要来咱家吃派饭,到时你可别上桌,等他们吃完走了咱们再吃。”我连连点头。当时,我并不晓得吃派饭是什么意思,只知道家

里要来客人吃饭。

那时候家里并不富裕,根本没有好饭招待客人,可母亲还是想方设法,精心准备。到了晚上,公社来了两位干部,一位中年人和一位年轻人。晚饭是一盘炒鸡蛋、一盘炒土豆丝、一盘炒豆腐,还有一锅绿豆小米焖饭。说实话,这样的饭菜对于我家来说,平时是无论如何都吃不上。两位干部看到桌上的饭菜,很不好意思,连连说:“简单吃点就可以了,这太破费了,太破费了!”母亲说:“你们下乡劳累了一天,总得吃饱吃好!家里没什么好饭菜招待你们,我这心里

还有点过意不去呢。”两位干部你看我,我看你,都不好意思动筷子。年龄稍大的干部说:“按照国家规定,我们吃派饭需要每人付3角钱和1斤粮票,你家做的饭有点超标了。”说着,他从兜里掏出6角钱和2斤粮票,母亲硬是把钱和粮票又塞回那位干部的兜里。就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,两位干部见母亲执意不收,说了声“谢谢”,便吃起饭来。他俩一人吃了一碗焖饭,菜却没动多少。当时,我很不理解,心想这两位干部的饭量太小了。吃完晚饭,两位干部要回大队部,母亲和我一直把他们送到

路口。

回到家里,我和母亲上炕吃饭,那是我记忆中吃得最香的一顿饭。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叹了一口气说:“那两位干部不是不想吃,是没舍得吃。”吃完饭收拾碗筷时,母亲看到炕边的缝隙里有个小纸团,打开一看,是6角钱和2斤粮票。

后来听乡亲们说,那两位公社干部,年龄稍大的是刚刚上任的公社党委书记,年轻的是刚刚培养起来的副社长。他们发扬优良传统,不占老百姓的一点便宜,堪称干部的楷模。  
梁益/文

## 两支英雄钢笔

二叔家的小庆小我3岁,儿时每次放假回老家探望奶奶时,我都和小庆玩得昏天黑地:他带我到树林里套知了、去河沟边捞蝌蚪、上树掏鸟蛋……对城里的孩子来说,这都是些新鲜事。

奶奶去世后,我知道回老家机会少了,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怅然。临走的前一天下午,小庆把我叫到他家,堂屋里的八仙桌上,已摆上了切好的西瓜,我俩二话不说,风卷残云般吃了起来。这时,二叔从里屋走出来,像变魔术似的从上衣兜里掏出两支英雄钢笔,分别递到我俩手里。二叔那时在大队

里做会计,是村里的“文化人”。他拍拍我的头说:“以后你们见面少了,就用这支钢笔互相写信,你跟小庆说说城里的事,小庆跟你哥说说咱们这里的事。”我和小庆认真地地点头。我握着那支英雄钢笔,心里充满着欣喜。

回城后没几天,小庆就给我写来了第一封信,除去礼貌性地问候了父母外,还说了说在家时我们一起唱歌的事。看得出来,他对写信还不是很熟悉。于是,我急忙拿出英雄钢笔,灌好笔水,打开台灯,趴在写字台前写了起来。我写了最近学习的事情和考试成

绩,写了学会骑自行车但总是在关键时刻忘记捏闸,写了父亲在平房的小夹道种上了葡萄等等。

我和小庆,就这样你来我往地通起了信。两年过去了,这支笔被我的手磨得锃亮,并且越发好使,写字越来越流畅。初三时,我的学习紧张了,就在信里和小庆说了,从那以后,书信往来频次少了许多,后来便慢慢地放下了。

两年时间里,我俩通信的内容包罗万象,虽然只是用少年的眼睛看世界,却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理解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小庆

已在一家石化企业做了大区经理,我也在单位做了多年的党务工作,偶尔想起来,我俩的“成绩”和少年时的通信多少有些关系。通信增强了彼此的表达能力和文字驾驭能力,我深刻理解了二叔的良苦用心。

今年夏天,小庆来天津办事,特意来看我,我俩坐在一起吃饭时,第一个话题就是那时通信的事。我俩像约好了似的,同时从包里掏出自己的英雄钢笔。小庆建议我俩将笔交换一下,在通信非常便捷的今天,还要偶尔写封信,纪念一下慢节奏的生活。

刘荣昌/文

## 朝花夕拾

### 买自行车

20世纪80年代初,农村经济还比较落后,人们出行时如果有一辆自行车,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
1982年秋,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县重点高中。学校距家有10余公里,来回奔波很不容易。于是,母亲决定买一辆自行车。那时,家人手工编织的筐篓等物品特别好,卖出去后,能够赚得一些薄酬。到了深秋时节,买自行车的钱攒够了,母亲托亲戚从外地购来一辆国防牌自行车的零件,又找到村子里的一位能工巧匠,将自行车组装起来。就这样,我家有了第一辆自行车。

那时,家中里里外外的事情多,自行车能顶大用,因此,上高一、高二时,我坚持步行上下学。到了高三时,母亲说我即将参加高考了,将自行车让给我骑,可以节省时间,使我更好地投入到学习中。

于是,这辆自行车伴随我度过了高三,直到高考结束。那年,我有幸考入一所师专,总算圆了自己和母亲的求学梦,也没有辜负这辆来之不易的自行车。  
许培良/文

**编辑提醒:**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母亲哺育我 我报慈母恩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## 图说往事



### 同学喜相逢

1976年7月,我高中毕业。当时,17岁的我响应国家号召,与9名同学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下乡,来到内蒙古甘河农场务农。当地的自然条件较差,知青生活十分艰苦。到了第二年,我被选拔到农场职工学校当老师。图为1977年春节回家过年,我们9个人与留城的同学相聚时拍摄的照片。

王艳芳/文并供图  
三排左二是本文作者。

## 跟着哥哥去拾秋

我的家乡七街村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卧佛山东麓。小时候,一到深秋,就是我们拾秋的时候。

每天一大早,母亲就把哥哥和我叫醒,让我俩去拾秋。哥哥扛上铁锹,带上布袋在前边走,我一手拿着三齿耙,一手握着镰刀,紧紧地跟在后面。我俩来到地里一看,见好多人都在拾秋。哥哥拣了块红薯地,先清理一团团红薯蔓,铲开一片土,费了半天劲儿,才收到两个乒乓球大小的红薯。哥哥爱动脑筋,略加思索后便找到诀窍,随后挥锹铲除一大片暄土,专门沿着红薯栽种的地方挖,收到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几块像小棒槌似的红薯先后露了出来,周围拾秋的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。

在花生地里,我用三齿耙翻着一堆堆干花生棵,没发现一粒饱满的花生。这时猛地想起哥哥说过,队里收

花生时,往往会在地里遗留下许多断了蒂的单个花生。这些花生大多埋在地下,只要耐心挖掘就能找到。于是,我学着哥哥的样子,沿着花生点种的地方,挥舞三齿耙,像过筛一样梳理暄土,拾到了许多花生。这时,我剥开一个花生,把两粒花生米放进嘴里,顿时,满嘴都是花生的清香。每次想起来,都会回味无穷。

有一次拾秋时,我拿着镰刀划拉着地上的玉米秸,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排水沟里有十余个玉米。我欣喜若狂,走过去正要往布袋里装,哥哥跑过来,赶忙用玉米秸原封不动地盖好,说:“这肯定是别人拾的,咱们绝不能不劳而获!”

小时候,每到深秋,我都跟着哥哥去拾秋。从那时起,我就养成了“颗粒归仓、爱惜粮食”的习惯。

曹成群/文